

长篇小说 ④ 刘杰 著

大商埠

第三部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刘杰
著

大商埠

第三部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商埠 / 刘杰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52-1864-7

I. ①大…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8477 号

- | | |
|------|---|
| 书 名 | 大商埠 |
| 著 者 | 刘 杰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兼传真) 0532-68068026 |
| 策 划 | 高继民 |
| 责任编辑 | 杨成舜 霍芳芳 E-mail: ycsjy@163.com |
| 封面设计 | 吴传友 |
| 照 排 | 青岛佳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大 32 开 (890mm × 1240mm) |
| 印 张 | 36.75 |
| 字 数 | 850 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552-1864-7 |
| 定 价 | 198.0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当代小说

题 记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出自《道德经·第二十三章》

第三部 希言自然

第二十三章

七十八

这一年的夏天注定要载入青岛的史册。

继“五二九”惨案发生以后，日本厂主得寸进尺，打着追查杀人凶手的旗号，步步向工人实施紧逼，不仅出尔反尔地取消了工人们通过罢工获得的少许权益，而且大批开除以前的工人，并将他们全部遣返回原籍，同时又在当地招募大量的童工，以便于控制，更加残酷地盘剥工人的血汗。此举终于让工人们忍无可忍，于七月二十三日再次爆发了新一轮罢工，但是同样再次遭到血腥镇压。

与此同时，几乎全国的报纸都在七月的最后一天，在头版头条或显著位置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共青岛市委负责人李慰农和《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于二十九日被枪杀。

当满大街张贴的当局枪毙共产党人李慰农和《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的布告，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冲刷成为一团浑浊墨迹的时候，郭葆铭受中央的派遣从上海乘船再度来到青岛，重新组织已经被破坏了中共青岛市委。

这一段时间以来,青岛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亲日派的奉系军阀张宗昌三番两次派军队镇压青岛工人大罢工,使青岛的地下党受到了重创,李慰农被杀,邓恩铭被捕后驱逐出境,王尽美则因对政府的极度愤慨而病情加重,青岛市委的工作目前只得暂时由王复元临时全权负责,而中央恰恰又对这个人放不下心,便委派刚刚从莫斯科回到国内的郭葆铭代表中央过来和王复元进行必要的谈话。同时他还身兼另外一项更重要的使命,如果时机成熟,直接实施对军阀张宗昌的暗杀,一方面是对反动势力的一个强有力的昭示,另一方面也告慰不幸遇难同志的亡灵。

郭葆铭对王复元的了解也仅限于不到两页纸的文字材料。王复元,又名王全,山东历城人,二十五岁,曾与王翔千、王尽美共同创办《济南劳动周刊》,一九二一年以工人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被党组织派往张店做工运工作,因财务问题受到党组织的审查,一九二四年以个人身份加入刚刚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五年随王尽美来到青岛,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常务委员,同时兼任中共青岛市委工运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其参与组织和领导胶济铁路大罢工期间,仍然发现存在经济问题。

与两年前相比,郭葆铭已经成熟和沉稳了许多。他撑开伞拎着简单的行李下了船后,整了整身上的衬衣,捋了捋粘在嘴唇上的假胡须,又掏出手绢擦了擦脚上的皮鞋,警觉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然后把帽檐往下拖了拖,叫了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洋车,在德福祥门口下了车,不紧不慢地点上一支烟,像是在等什么人一样再次四处看了看自己有没有被可疑人员跟踪,直到确定后才果断地把手里的半截烟卷扔掉,款

步走了进去。

因为下雨，铺子里一个客人也没有，张志和自娱自乐地趴在柜台上，两眼微闭，嘴里哼着京戏，脑袋随着唱腔不停地左右摇摆，一副很是陶醉的样子；而郑矢民则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似睡非睡地把身体倚靠在外面的榻上，隔半天才摇晃一下手里的蒲扇；只有张树为一手拿着一块画粉，另一只手捏着一把裁缝用的弯尺，背对着大门，聚精会神地研究着案子上的一块布料。

郭葆铭进门后咳嗽了一声，屋里的三个人都迅速地把目光对准了他。张志和停止了嘴里的京戏，张树为立刻转过身，郑矢民“嗯”地一声猛然睁开眼，本能地挺直了身体坐起来，同时伸出手抹了一把并没有流出睡涎的嘴，三个人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一齐呆愣愣地瞪着惊愕的双眼盯着站在铺子中央的郭葆铭。

郭葆铭微笑着和他们打了个招呼：“矢民哥，张师傅，树为，你们都不认识我了？干吗这么看着我呀？”

郑矢民似乎这才反应过来一样，惊讶地喊了一声：“葆铭？我的老天爷呀，果真是你这个家伙，快过来坐，快过来坐。你这是从什么地方过来？怎么也不提前打封信，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就来了？”

郭葆铭摘下了头上的帽子笑道：“矢民哥，上次过来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我真的感觉不好意思，可是到了青岛不过来看看你们，心里又觉得过意不去，这不下船就先到你这里来了。家里都还好吧？”

郑矢民一听他提到家里，就叹了口气苦笑道：“好？上哪找个好啊！我今年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倒霉透气了，真是日本呱哒——没法提了。算了，这些不愉快的事等有工夫再慢慢给你说。你这回来了还是住家里吧，前些日子天铭还在我眼前叨叨你，说你有学问，将来以后

得好好向你学习呢。对了葆铭，你刚下船是不是还没吃饭？我让树为去劈柴院给你端碗馄饨过来，先凑合着垫吧垫吧，晚上咱们再回去吃，你说中不中？”

郭葆铭听到郑矢民说不好，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子，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第一感觉就想到极有可能是何凤梅在家闹事呢，不由得生成一种很疼的内疚感，所以也就没有再追问什么，只是淡淡地一笑道：“矢民哥，你和我还用得着这么客气？我这次过来是有公事在身，就不给你添麻烦了。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尽量抽空回去看看两个嫂子和孩子，万一真的没空，那就等下一次过来再说！”

郑矢民扭头扫了一眼柜台里的张志和，见他并没注意他俩的说话，就压低了声音问：“葆铭，你这次是不是为了你的同志过来的？”

郭葆铭闻听此言大惊失色，惊讶地瞪大了眼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听淳于毅说的。他说他现在是组织的人了，和你在一个组织里，你们那个组织叫共产党，你们之间都叫同志。”

郭葆铭心里暗暗叫苦，两道眉毛紧紧地蹙到一起，紧张地看着郑矢民又问道：“他还对你说了什么了没有？”

郑矢民想了想说：“他好像对我嘱咐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俩之间所说的话只有天知地知他知和我知，除此之外无论对谁都不能说。哦，对了，前天中午，就是枪毙了那两个共产党之后，他心神不定地到我这里来了一趟，好像是有什么事想说，可能是看到我这里的人挺多挺乱，就一直到最后什么也没说，光在这里叹气，看那样子有些慌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没多大工夫就走了，连一口茶都没喝。”

“噢！”郭葆铭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抬头往柜台方向看了一眼，

对郑矢民说，“矢民哥，我马上得离开这里，记住，从现在起，不管是你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有人过来找你打听关于我的情况，你就一口回绝说没见过。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咱俩到里面去，把衣服换一下，我这身打扮在这里太出眼。”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郑矢民，神情严肃地继续说道，“矢民哥，我这里还有一件事需要交代给你，我从这走出去以后，如果过了三天我还没有回来的话，会有人到你这里来和你联系，那个人会这样问你：‘掌柜的，三天前我媳妇在你这里做了一件小褂，刚好我从这里路过，她让我今天过来取一下。’只要听到他这样说，你就把这支钢笔直接交给他就行了，什么也不用问。你听明白了吗？”

郑矢民接过那支还带着郭葆铭体温的钢笔，紧张地点点头，用力地咽了一口唾沫，表情有些悲壮地点头说：“行，葆铭，我就照你的意思办。我不想知道你这次来要做什么，也不管你是个什么党什么组织，我就认你是我兄弟！可是哥哥我只想叮嘱你的一句话是，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无论有什么事，你可千万得告诉我一声！”

郭葆铭被这一席话感动得心里热乎乎的，另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这才是兄弟，关键时候能说这样一席话，这样的兄弟算是没有白交往。他站起来，拍了拍郑矢民的肩膀，微笑着说道：“矢民哥，你看你这是说到哪去了，搞得像生离死别一样。你就放心吧，只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别往心里搁就中了。我不会有事，真的！”

俩人到里面去换了衣服，郭葆铭便匆匆出门，往大窑沟方向走去。此时，雨已经止住了，空气中却依然弥漫着一股腻人的湿气，街面上到处都是水，屋檐存积下的雨水还在滴滴答答往下流，于布满阴霾的天

空，铅色的乌云虽还沉沉地压着，但是天边却已放出灰白的天光。到底是夏天，虽然一场雨暂时浇灭了难耐的暑气，可沉积在空气中的阴郁，却是沉甸甸地压在郭葆铭的心里，让他很难舒畅地透一口气。就如同这雨，解掉的仅仅是表面的温度，而对内心的燥热却无能为力。

从德福祥到淳于毅的礼圣堂诊所也就是一百多步的距离，可是这百多步的距离让郭葆铭心里颇感沉重。他步履缓慢地往前走着，脑子里在逐字逐句地回味刚才郑矢民的话。按照他对郑矢民的了解，这些话明显是出自淳于毅的嘴，因为郑矢民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淳于毅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对郑矢民说这番话呢？所幸的是，自己先一步了解了这个情况，尤其重要的是，淳于毅在自己同志被害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安和慌张态度，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胆怯了？害怕了？还是革命意志出现了动摇？

当他走到礼圣堂门口时，发现大门没有摘门板，旁边的窗户上也挂着窗帘，看样子从早晨起就没有营业。这就奇怪了，在淳于毅临来青岛前，负责和他谈话的同志曾经一再叮咛，礼圣堂作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除去特殊情况外，是不能随便关门的，以免重大情况得不到及时传递。而如今门是从里面反锁的，说明里面肯定有人。郭葆铭不再多想，果断地走上前去轻轻地敲了敲门。

过了好长时间，里面才传出淳于毅极不耐烦的声音：“没看到门外挂的牌子吗？今天有事不营业，改日再来吧！”

郭葆铭耐住性子对里面说：“大夫，我三姨病了，我想抓三服治哮喘的药，不会耽搁很长时间。”

淳于毅一听外面的声音很耳熟，说的又是联络暗号，就撩起窗帘往外一看，发现外面站着的竟然是郭葆铭，于是就赶忙应了一声：“哦，

这就来。”

郭葆铭在外面清楚地听到，里面传出一阵窸窸窣窣找钥匙的声音，过了一会，听到了锁门的铁链“哗啦”一响，门这才打开，淳于毅从摘下的一块门板中露出了惊讶的神情道：“不知道你三姨上次吃了药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

郭葆铭盯着淳于毅那张比以往明显憔悴了许多的脸答道：“还好，就是吃药的三天后有些腹泻。”

“噢，那是药物反应，不碍事，只要吃过了两个疗程自然就好了。”淳于毅说完，才把郭葆铭让进去。

郭葆铭刚一进屋，就闻到一股子呛人的烟油子味，他沉着脸皱着眉头四处看了看，见屋里一片狼藉，几只苍蝇正围着桌子上吃剩的菜嗡嗡地乱飞，几双筷子横七竖八地丢在桌子上，脚底下两个喝空了的酒瓶横着卧倒在地，还有旁边装满了烟蒂的烟灰缸。他头也没回地质问淳于毅道：“看来昨天晚上来过不少人啊！”

淳于毅赶忙满脸堆笑地解释道：“昨晚上来了几个老乡在这简单地喝了个酒，没想到喝醉了，本来想今天早晨收拾来着，结果看了看外面下雨，就估计不会有什么事，也就搁在这里没动。没想到，你今天过来了。”

郭葆铭从旁边拖过一把椅子坐下，声音很低却很严厉地说：“淳于毅同志，在组织上派你过来青岛工作之前，上级领导曾经三令五申地强调，第一不能随便带人来联络站，第二联络站在没有特殊情况的前提下，不能随便关门。可是你呢？这两条纪律都违反了，万一这个时候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联络站转达，你说该怎么办？”

淳于毅被郭葆铭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脸上堆着难堪的假笑，心

虚的汗顺着他脸上深深的皱纹流下来，偷眼观察着郭葆铭的脸色，嗫嚅地道：“说实话葆铭，你批评的很对。我这两天主要是因为慰农同志的被害而悲痛过分，多好的一个人，没想到啊没想到，年纪轻轻地为了革命事业把自己的命都给搭上了。”说着，他的眼圈竟然还真的红了，并且流出了两行浑浊的泪水。

郭葆铭心情沉重地低下头。过了良久，他才缓缓地抬起头，一字一句地说：“这事已经过去了，我们的同志遇难，谁都会很悲痛，但是，悲痛不能悲观，更不能因此而消沉，因为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目前摆在我们面前当务之急的，是要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把被破坏的党组织尽快地建立起来。这样，你抓紧时间给我约一下王复元同志，我要和他谈话，想听听他对今后工作的打算和安排。”

淳于毅把脸上的泪擦干，瞥了一眼郭葆铭，刚想开口说什么，话到嘴边却又咽下，见郭葆铭正在盯着他，就转了个话题，吞吞吐吐地说：“葆铭，有件事我做得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所以就一直没有向组织汇报。前些日子，一帮流氓在郑矢民的铺子里闹事，刚好被我看到了，觉得这事挺气愤，就从参与罢工的积极分子当中找了几个可靠的人，把那个姓闫的家伙给教训了一顿，不过没动手打他。”

郭葆铭惊讶地说：“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开什么玩笑？简直是在胡闹！淳于同志，我再一次提醒你，我们是共产党，不是街头打架的混混！”

“我当时是考虑，郑矢民是你的世交，何况他还救过你的性命。”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虽然我和郑矢民是世交，但是你不能把组织观念和个人恩怨纠缠到一起。你有没有考虑清楚，你这种做法的危害程度有多大？万一出现了一丝闪失，我们的联络点怎么办？这件事

不是个小事,你必须要写一份书面检查,同时,我也会向上级组织提出对你进行适当处分的请求。”

七十九

这场雨显然还没有下透。

今年热得邪性,从进了阴历五月,这天呼喇一下子就热了,仿佛省略了春天,脱下臃肿的棉衣直接就进了夏季,而且一天比一天热。临近傍晚,天色又阴下来,一团团乌云压得很低,遮住了天也蔽住了日,慢腾腾地上下翻滚,堆积在西方的半空中,隐约地能看到被乌云遮住的夕阳从缝隙中挤出一缕可怜的光,像是给乌黑的云层加了一道烁烁的金边,继而再反射到平静的海面上,宛若混沌的天际间破开了一道缺口,只在海面上留下一个狭小的金环。乌云越压越低,雨前的闷热和潮气,像一把一把辣齁齁的胡椒面,被潮乎乎的热风强行给灌进嗓子眼,让人吞不下也咽不下地堵在胸口,如同堵上了一把干草,扎得人心慌气短透不过气。走出门去更像是跳进了一个蒸笼,没有日光的时日却是由下往上腾腾而起的蒸汽,如同“大蒸活人”一般,汗从发根处流出,再攀爬到发梢一滴一滴地摔下,仿佛能听到汗水摔落到地面的“啪嗒”声。不用说,身上肯定是湿的,就像刚刚被水泡过一样,几乎每一个汗毛孔都极其嚣张地张开了,那汗肆无忌惮地向外喷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焦糊的味道,路旁的树梢纹丝不动,平日葱绿的叶子也被这难耐的热浪闷烤成蔫蔫的样子,没有一丝生机。间或,在云层深处响一个不太脆的闷雷,仿佛谁在密集的人群中放了一个奇臭无比的闷屁,只能让人被动地接受却无处躲藏。于是人们就开始恶毒地咒骂老天爷,这种谩骂好像是一种传播性极强的病毒,由一个人开始骂起,

接二连三地就传成了片，都在异口同声地声讨老天爷的不厚道！

郑矢民和张志和看看天色不是很好，反正铺子里也没有什么顾客，就让张树为早早地上了门板，打烊回家。他们两个走在前面聊着天，张树为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他不经意地一扭头，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闪了一下，脱口就喊了一声：“天链！”

那个很小的身影似乎已经听到有人在喊他，“悠”地钻进了一个门洞里不见了。这时候走在前面的郑矢民和张志和也听到了张树为的叫声，都停下脚步，随着他的目光四处搜寻，却看到闫洪昌嘴上叼着烟卷，两条腿交叉着倚在那个门洞旁，一只手在敞着怀的胸前用力地搓着一个个泥球，并咧着嘴朝着他们这边在笑。张志和狠狠地瞅了闫洪昌一眼，把火却撒在张树为身上：“在个大街上一惊一乍的，除了一个鬼影子外，哪有什么天链？”

张树为就觉得委屈，明明刚才清楚地看到确实就是天链，可谁知道冒出这个家伙。郑矢民心里也觉得疑惑，可这当口上又不能说什么，便对张志和道：“兴许是树为看差了呢。再说了，这个时候天链跑到这边来干什么？”

虽然嘴里是这样说，可郑矢民的心里仍然觉得这事奇怪，就没再多说什么，急溜溜地先回去看看天链是不是在家，这事自然也就明白了。进了屋，刚要准备问正在灶间做饭的赵玉秋，还没等他张口，却看到赵玉秋冲着他往楼上直努嘴，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发现何凤梅穿戴整齐打扮利索地在楼上的晒台上正在看他。郑矢民起初还以为自己看错了，赶紧揉揉眼再看，没错，确实是她，衣着光鲜地坐在她的那张躺椅上，右手握着一把小扇儿，不紧不慢地扇着风，脸上甚至还流露出一种自得的微笑！他惊讶地长大了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在将近两

年的时间里，他所面对的都是一个醉了不醒邈里邈邈的她，今天如此齐整地出现在他的视野内，还真觉得不太适应。莫非是那瓶泡了黄鳝的酒起到作用了？

他大惑不解地看着她，似乎觉得这一切不是很真实，于是便快步走上了楼梯。何凤梅的脸上尽管还残存着酗酒后的浮肿，可毕竟是在一种清新的状态下，看上去人妩媚了许多，尤其是嘴角上始终都挂着一丝说不出内容的微笑，让他突然产生一种没有思想准备的陌生。这个变化来得太大也来得太快，大得让他眼花缭乱，快得让他猝不及防，只能错愕地瞪着眼张着嘴，目瞪口呆地站在她面前。

何凤梅面对着他道：“郑，我有事要和你谈。”

郑矢民张了张嘴，可是愣在那里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才好，两条腿好像也不听使唤，机械地跟着何凤梅走进了她的房间。房间里往日那种脏乱差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收拾整齐归置利索的屋子。这更让他吃惊不小，让郑矢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仿佛仅过了一个白天，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何凤梅像是死而复生一般，又重新回到了现实社会当中，而且那种久违了的咖啡香味也再度出现。

何凤梅从床底下拿出了那瓶他亲手给她炮制的黄鳝酒说：“谢谢你，郑！我从今天起已经正式戒酒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碰那东西，所以这个就不需要了，还是给你吧。”

郑矢民不知所措地接过那瓶酒，看看泡在里面那条栩栩如生的黄鳝，就像自己演的一个障眼法被人当场戳穿一样，搞得自己很没面子可又不敢反驳，毕竟当时在炮制这瓶酒的时候何凤梅并不知情，于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心虚，像做贼似的抬起头偷偷地瞄了她一眼，从她眼眸中所流露出的淡定，如同早已看透了他的心思一样，却没有点破这